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六

武進李兆洛

序

趙厚子岱頂看雲圖序

天自清也地自靜也蓬蓬雲生而清者昏靜者擾雖然使天地而無雲則品物何由生造化何由成人心天地也世事之紛紜物態之變幻雲也人有此生而卽不能無此紛紜變幻也久矣處乎雲之中子午易位朝夕易景無如何也處乎雲之上而觀其噴湧奔驟迷漫聚散

詭形怪狀則以之動心忍性娛意悅目無不可者所處愈高其變愈悉此岱頂看雲厚子之所以不能無圖也夫置身於雲之上亘不易矣有巖壑之險有攀援之勞有導掖之藉有資糧扉屨之供儲而後至或錯愕躭留不自知其所應嗒焉若喪將自危之不暇而暇旁窺乎哉且所貴乎處乎雲之上者辨巖麓分逕遂別川原雲昏昏而我昭昭雲擾擾而我閒閒然後能知天地之不可以無雲而雲之不礙於天地也故必嘗處乎雲之上殫覩其紛幻而後入乎雲之中而無所迷謬焉則厚子

之看雲必有得之於心遇之以神沕五岳於寰中驅穹隆於指顧者而豈他人之所能測哉

夢游圖序

風騷所陳多以香草美人托興君友蓋好色人之所欲情之纏綿無踰此者故夫子有易色之訓也因而階厲輒敎猱升目挑心招言之無罪踰牆穴隙公然肆行曰實解嘲強顏而已義山清狂頗知倫紀徒以事嫌尤雲亟自湔雪謂雖有涉於篇什實不即於風流嗟乎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欲蓋彌彰斯亦有言不信者矣獻常吳

子繪夢游圖屬同人題之不知予之不能詩并以及予

予未及見圖閱諸人詩不見荃宰因詢圖旨獻常曰欲

爲瀟湘雲夢之游而不果寄諸夢也所圖云何曰身驅

車而前數十佳麗在煙雲縹渺間也屈原之歌耶宋玉

之賦耶君乎友乎奚所取之或者蛾眉不字惜此盛年

聊借衆芳自爲顧影感老嗟卑抑非宜矣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侮聖言者曰人不好色必不好善

知好色而能好善斯誠意耳意者知好色者必知好德

歟能好德者乃眞知好色之惑歟獻常妙年負倚才年

妙則血氣未定才雋則朋從猥多來日方長未端厥向于懽諸君子以水濟水也故以易色之說進且以質于尊叔祖仲倫先生道光丙申白露之日

麥秀兩岐圖序

庶草蕃蕪皇極之休徵也桐生茂豫君子之禔福也涵濡之澤浹于桑麻則廩籍之豐覘于墳壤瑞應太平道固然矣民氣和樂於斯驗焉雲乃爻臺權官暨陽敷求政經勤恤民隱逾年之夏麥秀雙岐見瑞于東郊士民包匭以獻邑人士因為之圖夫兩穗之異始見張堪以

頌其爲政之樂不可支也嗣是有晉太康扶風郡之四穟永嘉則姑臧之九穟唐開元則河南府壽安縣之六穟七穟皆爲治理得道所致詩云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書序言武王渡孟津有火伏於三屋流爲烏三至與穀俱來以爲卽來牟云蓋惟此穀得中和之氣鬱積而發之如此誠宜雍容揄揚作爲謌頌以通下情宣上德也敬題數語以發其端云道光十九年夏六月

徐星伯陳範川兩同年小影序

同年星伯徐先生淵沉通敏甄綜典墳敦切友朋信貫

金石於同年中光善範川陳君互寫其象以相貽以示鎮常相守之意俄而範川物故星伯愴然合繪爲一圖不遠數千里郵其卷命光洛紀其始終之誼昔晉平公問讀書於師曠曠以何不秉燭對而曰炳燭之光孰與昧行此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之喻所爲至沉至痛也夫友朋之義根於性情有所感激往往摯于骨肉形諸夢寐有時道里乖阻歲月閒曠猶若不勝感感焉者而況死生之隔也哉石火電光一逝不反迨其既逝雖極慕效之忱致悲慨之思已無及矣嗟乎塊然者

七尺耳度無能立功立事有益于世徒役役流俗沒齒無聞百年之分僵仆其常蜉蝣之生何足選也假使各罄知能致其循誦習傳之力雖無補於當時或有補於來者之毫末庶幾告無罪于天地之所以生我者焉範川往矣其所以自見於後世者卓然可以自信而星伯負域外之絕學苞閎中之麗藻久與之相低昂獨兆洛江干佔畢茫茫昧行未知稅駕何所一念夫生之不可常幸死之不可復續則汲汲顧影思所以締新賞補墮歡者宜何如也敢附爲樂及時之義爲星伯昜且以慰

其思焉

愛石圖題辭續編總序

嗟乎逝景遥遥百年短短壑舟一運石火猶遲雖復追瞻好於平生寄音容于模寫抽毫述德越世論交其爲周旋抑已悕矣學愚王君琭珞自異硜硜守中居閒懷礪齒之風敷袮盡他山之益爰以高塵之賞圖其置堅之歡當其高齋客來勝友輩集銜杯晏笑解帶舒懷或矜冰雪之思或動龍蛇之筆傳玩既習篇章日增宛然在焉思之如昨乃日月代謝存亡奄乖一時同遊相繼

淪喪令子守靜虔奉斯稽遍于球圖求之其儕續有吟誦騰芳摛錦斐然成編所以垂不朽於令名永孝思於見似何其仁也諸君子津津道善翊翊慕賢過從厚於莿陳製贊等於僑肸又何其誼也而要以君貞白之雅磊砢之襟足以被清風於沒世結遐思於聞聲使人不能自已焉然而披章散句尋其姓名綴牘多後進之稱味言非疇昔之侶金堪擲地詎泉下之能聞人願同歸豈九原之竟作昔人有言身後榮名卽時杯酒胡可比也豈不亮哉竊悵觸於衆作又適盡於凋年猕猕可歎

不啻齊安道中茫茫奈何何處穀城山下

許忠愍公遺稿序

人苟樹立不凡能爲兩間完人則其精神志致必有以異乎人也有明一代以制藝取士而制藝即以見人品化治之淳明正嘉之磊落隆萬之謹嚴無不相肖也至天崇而雄傑魁岸之氣不可遏抑其後致命遂志之士多出其中焉如金正希黃陶菴陳卧子馬君常楊維節黃石齋諸公其軒昂奇偉之概殆自性天中流著者焉如皐許若魯先生崇禎癸酉進士自知縣歷考功員外

鄖殉莊烈帝死社稷

皇朝順治十二年賜諡節愍事具明史距今二百年矣裔孫大椿始得遺文于廢簏中刻而傳之以示兆洛而請焉晶瑩秀澈探索於聖言旨趣之中及其指歸所在依鄒導窾而入之死轉振奮而出之蘊於金陳諸公之外別見神明制藝中不可無此一奇者也緜歷歲年不能泯没乃出而傳于世固冥默中有所呵護而然哉嗚呼公殉難時尚有七十老父或勸以姑待公曰不死即辱父毅然就經其辨義之精養氣之浩爲何如哉讀此

文者不徒研尋義理必思所以振作志氣庶幾可得所樹立焉耳道光十六年十一月朔

石齋先生時文序

先生之學貫徹天人其言性道如示諸掌大叩小叩無不舉一見全觸處而發必洞本原老莊釋道冶爲一爐融液渣滓適于大道故其于制藝也目擊而道存矣無所容心矣故讀之也難知之也難無從學也而敬仰先生者于片言隻字皆有愛護之思雖不能學姑奉爲球圖顧傳寶焉嗚呼敬仰先生之文則當敬仰先生之人

所以卓絶一代者先生之學為之也著于制義者學之糟粕而已雖然糟粕有餘味焉誠舉其糟粕而歠飲之而米粱麴蘖之所資者一一可尋也舉米粱麴蘖而吾自有之則吾亦可以自釀矣吾能釀而因得其醇澆之所由焉則于先生之學庶幾窺其萬分之一也庶無愧于讀此文者矣

金選小題文序

制藝之道尊於古文以其步趨聖賢也其為法亦初不殊于古文其神理骨格皆資于古文也自學者徒以為

弋取科名之具愈變而愈失其本始而優孟繼焉梗偶而才俊之士且以之相訾謷夫其所以失之者襲於外而心不入焉障於內而氣不出焉欲革而新之亦求之心與氣而已矣心不靈故襲氣不充故障神智不生故不靈義理不足故不充

國初金聖歎先生評選小題文善言神智義理者也惜其本久佚同學者請醵資而重刻之或病其時有纖仄予曰滑稽者善解紛者也解頤者善說詩者也顏子以夫子為善誘人此正其誘之善者也雖然神智理義非

能外鑠也有導之而各以其心與氣迎之是又在于讀之者矣道光十二年九月

金選大題文序

器有所宜卽制器者亦有其宜敦牟卮匜觴玦雜佩之屬制之者以雕刻工巧奇餙繁縟聲音譁誼爲宜至于鐘鼎列於宮庭圭璧陳於殿陛則以淳樸發古澤鏗鏘振天聲而纖詭瑣麗之制不得預焉八股猶是矣小試題多纖仄時復迫促則思取尖新詞矜便捷宜也如秋以充賦春以陳庭典旣優隆題皆宏遠學者於此見識

量焉必且擴其胸襟端其儀度和平其聲氣而後可不
負此選也金選大題文予先未嘗見有爲予言之者因
借觀焉其評識之式與小題同而所論議皆能見其大
洞中利病截然各異說題事則求諸聖賢義理所指歸
尋其脉絡必精必當說文體則求諸學者吐屬之雅俗
要于從容必正必大殆如士衡文賦彥和文心深識妙
詣暢然筆下他選或不能知或知之而不能言則此眞
可師法矣因慫恿同學續刊之予向序小題謂神智義
理非由外鑠當各以心與氣迎之夫旣能濬心靈導善

氣則進而求此固不爲難孟子曰善養浩然之氣其道由於集義集義則氣不餒而充塞天地矣大小一塗也精粗一道也其益研窮義理使神知自生所謂勿正勿忘勿助者也此可爲諸生道問學之助非僅歆之以功名而已道光十六年

莊南村先生制義序

兆洛嘗讀明代制藝如薛敬軒王守溪王陽明海剛峯唐荆川趙儕鶴顧涇陽繆當時盧建斗黃石齋金正希黃陶菴諸人其生平行誼學業建樹氣節無不與文相

肖盡言爲心聲固不可誣而抉義理之奧窔繹聖賢之辭氣自有本眞與之流露非可襲而取也鄉先生南村莊公以名進士爲名臣所至著勳績流惠澤懸車而歸矜式鄉里典型後進藹藹譽氣者景附而起識者謂吾鄉風俗之美先生實開之後昆繩武科第冠絕一時而門內之行濟濟今推家範者以爲稱首先生不以制藝自名而人士之歸重先生者類皆在行誼之美門第之盛以時文爲末節略不言也今年秋先生曾孫紱甲擷先生藝如干首將付梓而屬兆洛爲校字既卒業乃慨然窺

見先生德業之本與其所以享崇福厚祿者而又知方耕先生珍藝先生之經術湛深其傳薪有要源遠而流光也先生之文沉深經訓疏通闊達而一出之以和平粹美其神理骨法無非古文而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致有出於古人之外者此亦其功名學問追踪曩賢崇福厚祿則非曩賢所逮者也方今吾鄉士氣少衰科第亦稍減于昔奉此編以開示來學先生之遺澤其尚有能振之者乎敬識簡末以復于殺甲且相勗焉

蓀峯時文稿序

右制藝若干首兆洛外祖蔭峯奚先生所著也先生沈潛于宋五子書以尋求孔孟之緒言故能析肯綮洞糾結無所不達又綜練前明諸大家制舉文字審其理與法之所由運神而明之不襲其貌生徒滿座手披指畫口所講說皆成文章程課或不及格輒革而示之隨其淺深若不措思而方員自中所著不下數千首弟子各藏弆以去子姓裒集遺餘近三百篇以授兆洛謹論而錄之付梓以廣其傳嘗鼎一臠味可知也公之行事詳兆洛所爲家傳不贅述道光甲午十一月距公之歿四

十年矣

史自怡時文序

右四書文若干首宜興史自怡著予往來宜興三十年遍識其邑名宿稱能文者而未嘗聞自怡名道光癸未四月有執贄來見者視其刺曰史大奎手一卷丙子甲乙之予甫閱一藝卽大詫曰此非今人之文豈子所為耶大奎起立曰誠家君所為欲就正恐不得當故憚於自通予乃詢里居家世約略通親串留其文繙閱者數月如賈胡得奇寶懷抱不能釋其詣極處往往心知其

妙不能名其所以然於古今名家中莫能彷彿其何似也丙戌正月自怡挐舟過我于辦志書塾因留宿焉年六十餘矣兩目已眊眊而神明充然譚藝亹亹竟日不倦予乃扣其爲文所師法者自怡言曰吾少無所解惟制藝似畧解之遂好焉毎爲文沉思竭慮求愜于意而後止旣成矣閱月踰時未嘗去心一字一句之未安必易之易之而安郎數日怡懌也吾其師心者歟已而歎曰吾無生人之樂久矣賴有此事也忍以爲皋蘇憂以爲酒醴而已少而孤露無庭幃之樂中年再喪偶無琴

瑟之樂兄弟凋喪無塤篪之樂藉先人緒業不憂飢寒
族姓兄弟亦多饒給今日已零落惟吾幸而自完而有
無緩急不能給于求也鄉里戚黨耽耽向之小不當意
惡聲隨其後則多財之患甚于饑寒所生子男女十餘
人小者才勝衣衣食婚嫁遥遥不可知則多男之患甚
于窮獨申旦而起開門而望蹙蹙然不知所之旋而覷
吾室惘惘然若無所置吾身者迨昏而寢惴惴然若有
所遺中夜不寐顧念前後飄飄然若涉大海忽忽焉不
敢自致其思也然每審一義引一思則沉吟徘徊不能

自已是斁者若適然不我卽也吾是以習而安焉又曰天下顧有鈍于吾者乎少試學使者屢不售忿而納貲營一職冀或得之省試乃再錄科再見遺自爾亦息意焉里之人以爲不才也出所作相示或不信或訕笑之吾無與語此矣子曰此自怡之文所以翛然獨往而不襲于古不同于今者歟昌黎稱張長史書以爲憂愁怪歎一寓于書故其書變動猶鬼神艾千子稱陳臨川文以爲知明理當屹然自守故能廣其所藏而不泥其迹予向者擬議自怡之文而不能盡也而今乃得之遂書

以冠其篇端是年之七月也自怡名緯字百川又字應衢大奎字少微亦能文

薛瀋菴制義序

制藝之作爲科名也故童而入塾慮無不竭力以求能而其爲道也精深無窮能之而易得者未必盡能也果能之又未必遂得乃閉戸潛研之士往往老死困揚屋不悔何也以爲不有得于當時必可以表見於後世也故自明以來其制藝行世籍甚于學士大夫之口者或登巍科或終一衿殆相半焉揚州薛瀋菴先生爲東南

名宿一時宗工鉅手皆傾意推重及其門者蜚英騰秀肩背相望而先生不與焉既老矣

天子嘉惠耆儒賜以翰林檢討之職雖榮遇不逮沈文慤豈得謂之不遇哉江陰廣文劉君敬山先生高第弟子也以先生遺稿相示將鋟版以傳距先生之沒若干年矣蓋當時之遇倘不足以盡先生而所謂表見于後世者固自有在也其文之和順于理周慎于法先生自言者盡之不敢以膚語贅測特先生以嘉慶乙丑科授檢討而兆洛亦以是科忝館選惜未及奉手承教徒誦

遺文而嚮往之故書數語簡端志私企云爾

符季笎制藝序

制藝之爲道亦淺矣然而體格由舊義理日新務釆色夸聲音以爲文者不足論就其中英彥宿儒號能名家足以闡發聖賢義蘊者亦若人各挾所能以自見不相襲而分造其勝甚矣聖賢之蘊之宏且深隨人之咀茹厭飫以成其體之所安也然號能名家者正不多有則又以知從事於此者雖多而行而著習而察者之難其人也吾邑金牛堰符季笎先生宿士也所教弟子或取

解以去而季先窮老一衿坦然安之旣沒㝡而門弟子

沈鼎之持其文屬予爲之序讀之其理晰以當其思沉

以徵其氣和以昌其詞博以廉合乎道不乖乎俗蓋陶

冶於諸名家而克自樹立者也纖細之題雖亦務趣巧

便而典雅高亮足敵滁學者心靈此其所以能爲人師

者也前明如茅鹿門章大力輩文而不遇然其名將與

制藝相敝後之論者又將於先生處一焉足以傳世矣

特著其慕顧之意以復於鼎之焉道光十五年閏月

夏循陔制義序

制義取士六百有餘年矣習則生變每變而愈巧則愈漓至今日而其變幾于窮士之出其中者亦若隨時而遷通經碩儒魁傑鴻雅矯厲立節之彥時時有之矣至今日而往往以相詬病趨之者非其正轍抑導之者無其人歟廣文古師儒職也祗學官弟子以文行所謂文者舍制藝無課也斯其導之者歟循陔夏君以制藝有聲于黌塾既舉于鄉謁選得盱眙訓導乃删擇其往時所爲刻以問世予與君交垂三十年篤于治經綜涉羣史旁敀百家之說游藝詞賦皆能致工故其制藝依于

法而不敝辨于理而不驚通于事而不躓勝于詞而不駁以之應世取科名而宜以之嚮學求諸古而無不當信乎可以正制義之趨而爲之導者也盱眙濱淮倚山渡淵蕩潏山氣欝勃才智間出今得君爲之師後起之士其有繼馮可大周繩武諸公騰躍文苑者乎則請以此言先之矣

墨卷望氣序

有定者文之法無定者文之心無定而有定者文之體有定而無定者文之貌法者立本者也心者通變者也

體者因質者也貌者趣時者也毛嬙西施面不必同其爲美同也心與法之別也醉粧慵髻飾不必同其適於目同也貌與體之別也文章關運會科場之文運會之較著者矣求利於場屋而墨守古人以爲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將能乎諸生從予問舉業爲舉近科之文可矜式者隨時示之諸生因集之成編夫揣摩者利深入瞭矚者利高覽既能深入古人之室乃出而覽光嶽之大概以廣其所見其於思也過半矣故名之曰望氣所編著約盡入山掄材予取所求焉非謂鄧林之美遂盡

於是丁亥十月

師竹軒賦鈔序

文之製大小惟其稱大宜宏深小宜清省大宜宏麗小宜疎儁律賦體裁尤當辨此一語失當全篇減色小試之式同於館閣而題益纖瑣惟有濬發巧思加意吐屬所謂爭價一字得意數聯者也吾友夏芰之先生善寫竹風枝雨葉飄灑別有天機以其勝情用之小賦遂乃調於思而逸於格韻於口而妙於手一點一拂生氣遠出挹之則泉流味之則蔗永曩爲博士固已脫稿傳誦

矣斯人已往風流在茲二三穀能吟克繩厥祖吾黨諸子有藏其遺稿者蕞刻遺篇以導來學每一展牘如復見含毫拙思摛發利病笑語歡洽之致焉道光戊戌閏月

養一齋文集卷第六

養一齋文集卷第七

武進李兆洛

題跋

跋包文在易玩

易玩八卷江陰包文在先生著研窮義理兼綜象數不爲漢宋門戶其河洛大衍諸說俱精心獨闢發前人所未發卦變以十二辟卦爲主尤極明通無礙深契安溪觀象之說而時時有所駁正庶幾深造自得者諸生終老莫爲表章幸子孫尚能守之耳道光十四年七月武

進李兆洛借錄副本因識于後

陸傳巖易參跋

陸傳巖不知其何時人亦不知其何處人壽書中坤六四爻有引陸桴亭語則去此當不遠以易爲順性命之理所識甚正故凡所詮釋皆切實平近深得程朱之旨其用功可謂懃懇矣無錫錢生蔭湘家藏是書持以示予予徧省焉甚服其識之通而人之有力畧識數語使之珍藏焉桴亭蘇州人傳巖能引用其書或亦當即無錫人蔭湘其歸而徧訪之得其實以告予予當爲序而

傳之也

跋葉雨垞紀元通考後

自漢武惑方士之說建號紀年後世踵之或數歲一更或一歲數更史冊訛淆至紊不可理南宋之後一帝一號不甚更易蓋漸知其非也夫世運日趨于文帝號無紀而僅以一二稱數卽于民事往往隔閡但守一元之定紀不爲屢改之彌文其于古亦無悖故通儒雖多議之而歷代終莫能廢焉元之爲義覩大始而正本也肇三微之靈統建一皇之鴻稱爲典至鉅苟有沿襲謬誤

安得不見嗤通人貽笑來世唐封演以肅宗至德代宗永泰同于齊後主陳明帝爲失于考據故纂古今年號錄一卷自是以後杜光庭宋庠輩各有編緝歷元明至國朝成書不下數十種而自唐以來年號之襲于前代者猶時有之則搜採不博編次無法不能使盡人通曉故耶兩垞先生于尻稽之暇緝成一書補其缺漏去其紕舛廣其義例精其稽檢從前之作者一空後學之指南斯在矣先生瞻于學藴于德通于識而能致于用此書特游藝之一端而史家三長出其緒餘固已跨邁前

賢如此謹識卷尾以諗讀是書者

文廟通考書後

司馬遷著史記于帝王名臣遺事往往筆削任意獨于孔子記載謹嚴致詳致慤既登夫子于世家復爲弟子列傳采摭賅備後世博聞之士旁搜闕軼出遷所著之外者卒鮮蓋向往之至心宜其周慎如此也自漢以後廟堂之尊崇賢才之踵武典章之沿革曾無彙而輯之者祖庭廣記闕里志等書類皆陋瑣不稱是非缺與淫孝廉方正明卿翟君以數十年精力輯爲通考誠當世

不可無之掌故尤吾黨不可不知之訓典也竊謂是書宜貢之
朝廷收之四庫頒布海內爲讀孔氏書者之一大快其爲益豈淺鮮哉

皇明修文備史書後

此書收奩先生所藏自爲書後之文首序得此書之由而以書之無倫次當別爲校正又謂亭林著述當不止此先生殁後洛從嗣君子廣所見之因借鈔而編閱焉疑此書特國初人留心明代者所裒録耳不出亭林也

先生所言次第未允片段不分牽連割裂之病是矣而七十五種中見于皇明紀錄彙編金聲玉振集者凡卅餘種紀錄彙編金聲玉振集皆于萬歷中刊行亭林豈有未之見者而更須存覽耶天啟崇禎間事無一字及之豈詳遠畧近于已刊行之書勤勤搜採而未刊行之本乃屏置不一存攬耶兵制志太常紀太倉考廠庫須知詳畧瑣屑可考見一代制度九邊諸傳及內地叛兵諸傳雖多錯亂亦可藉見當時情事餘如水東日記守溪長語等各已刻本人之集寓圃雜記菽園襍記之類

又散刻叢書中僅有一二種未經聞見者亦率無實事可採吾故以爲決不出亭林手也今錄載原目而係次其分別前後之宜于下其見于他書者輙不復存蓋省于原書十之三焉

跋科名盛事

宋元登科錄多矣于宋傳紹興戊辰以朱子也傳寶祐丙辰以文信國也于元傳元統癸酉以余忠宣也且藉是可知當時科場制度試人履歷之式寶祐之制已不如紹興之詳元統更不著編排點檢詳定參詳等官而

履歷則俱著其字宋元之典畧可覩矣非有此三人者亦烏由而見之嗚呼科名果能榮人哉

又

四庫書提要錄李祁雲陽集曰元制以漢人南人爲左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榜祁爲左榜第二人其右榜第三人則余闕也後闕死節而祁獨轉側兵戈間嘗爲闕序青暘集以不得乘一障効死如廷心爲恨其惓惓故主義不負元大節如一 昔宋理宗寶祐四年榜得文天祥爲狀元又得陸秀夫謝枋得二人是榜得李黼爲狀元

又得祁與闞𤄊不愧天祥闞不愧秀夫祁不愧枋得二榜先後輝映可云科名盛事矣

跋回回歷釋例

是書無序錄而卷中有成化中監副貝琳之誌則琳所輯無疑蓋嘗鋟梓而其後軼之耳術本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哈麻所作用開皇巳未爲元即其建國之始也西域術之見于史者唐有九執歷元有札馬魯丁萬年歷九執最疎萬年行之未久回回歷則明太祖命翰林會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司馬沙亦黑譯之設科隸欽天監

與大統參用其法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明史謂其書多脫誤蓋其人之隸臺官者類以土盤布算用其本國之書譯之不行于世今為博訪疇門之裔考究原書以著于篇今此書所著之法與明史畧同則成明史時殆未見此本也

跋回回術入手訣

此不知何人所為以書中有回回術入手訣語因以名之理達而詞朗實能洞見其法之底蘊而又間為布算以糾其舛誤誠治此學者之導師也故以冠回回歷釋

例之首

褒孝集書後

褒孝集者許氏三世孝子旌于朝嘖嘖于人口一時賢士大夫詠歌其事以美盛德而維世教之所爲作也兆洛獲交于克孝先生九世孫所望因得悉家世受而讀焉晉書孝友傳稱東陽許孜廬宿親墓每一悲號鳥獸翔集鷹雉棲其冢猛獸擾其庭人號所居爲孝順里其子佡亦有孝行圖孜像于堂朝夕拜之克孝先生故東陽族也明初始遷懷邑其三世純孝事乃與季義父子

織悉相類如此所望有子曰星幼穎慧能詩文十二歲
喪母哀毀骨立所望喪妻不再娶及將爲星授室星輒
嗚泣勸諭久之始成婚三年中生二子即侍父外宿不
復入內以攻苦致疾二十八歲而卒是其天性純摯夫
豈世俗牵私暱飾繁曲爲聲譽者所可及也嗚呼許氏
固世有孝子哉

跋宋賢襍佩

祁承㸁忠敏公彪佳之父爲江西右參政故見明史稿
是書蓋讀名臣言行録而偶然題識者持論正大能窺

古人之微不爲苛細而深造自得可悟省身接物之要未見有刻本錄而存之時觀覽焉

跋寧古塔記畧後

漢槎先生之謫无妄獲咎海內知名之士同聲悼惜投贈往復之作言辛述苦悽感心脾讀南榮先生此編則彼土風俗之惇樸物產之饒美將軍都統相視之殷勤生徒誦讀彬彬有鄒魯之化然後知
帝德高厚雖以罪蒙譴猶不使失所如此豎乎遷客離憂深于羈旅望風懷土信美且歡邀幸

賜環未幾物化憂能傷人無乃是歟是編以生還之樂略痛定之思哀而不傷旨有餘于言者矣

跋亦有生齋續詩文集後

收菴先生自定所爲詩文曰亦有生齋集刊而布之道光丙戌年也復閱七年而先生捐館舍中間所爲詩文子焜集而編之續刊以附兆洛實與校讐之役焉先生自嬰纏末疾之後雖起居不能自如而神意顏色無改于舊後學以所業請質者以古人書畫求品題者故舊戚好以志狀相屬者無不應也佳時令辰當花對月時

時招賓友舉觴命釂歡適乃罷然而感慨半生往往嘆詫又從子子迯季宣皆才而短命哀逝之作顛倒傷氣特先生淳心和理醞釀深之順命若素劭學彌戍故其文辭樸而不斵戚而不促淡而不漓斂而不衰蛇蟺而不靡要以哀樂所入百體應之毋亦有撼其內而搖其精者乎披章檢字悄然如坐先生之側見其幅巾據几肇問口答時也時道光十二年三月

跋儲玉琴遺詩後

玉琴先生詩大約出入國初諸老梅村漁洋愚山初白

諸公間志和音雅無閒諧叫噪之響五言古尤工于發
端莽蒼雄厚宜其足以繼踵風騷迹蹠唐宋矣先生從
孫麗江屬余校錄因得卒業儲氏自在陸先生後文章
之美萃于一門爲當代圭臬先生承緒業而嗇于遇薄
遊邗上牢落不偶屬纊之日至欲以遺稿概付炎如憤
可知矣邗上當雍正乾隆間業鹺筴者大抵操奇贏擁
厚貲矜飾風雅以市重一時操竿挾瑟名一藝者寄食
門下無不乘車揭劍各得其意以去至嘉慶時而鹺賈
亟亟自顧不暇無復能留意翰墨先生詩友滿海內又

無有致身通顯能相推挽者窮而致工歟工而致窮歟誰爲爲之耶麗江力學工詩盡得先生宗法邗上舊遊以先生故客麗江而離焚之變益不逮曩時吾未知麗江之何以免于窮也

跋任午橋存稿後

乾隆辛亥壬子間予以婦家在荆溪時往來于銅峯沈水間徧識其間之耆宿如任午橋萬香南潘字雲任安尙諸先生皆丈人行也而午橋先生尤和易恭讓與人言必稱其善傴僂然若惟恐傷之其後余以從宦故去

而為旅人比道光初倦遊而返思再續前遊而諸老已相繼徂謝矣先生令子煃集先生遺文三卷刊而行之予始得讀焉先生素嘗以能文自表異而平夷洞達自抒所得絕去町畦讀之如見其把袂奉手俯仰笑語時稿中如陳南箕陸承祺陳烈婦諸傳尤淡遠有生氣亦足以見先生之晦其外而內朗也子煃字宇昭恂謹絕肖先生卽其亟亟表章可謂錫類香南詩集聞已有刊本而未之見字雲安尙諸君未知遺翰尙有存者否會當一一詢之

跋管印軒蘋雨山房詩草後

兆洛與印軒交垂四十年蹤跡乖左握手譚燕之日甚稀饑驅客授老不得閒頗毛如霜遊亦倦矣鈔其所爲詩刻之蓋僅百十之一而抑塞磊落之氣約略可見屈指知交晨星幾輩聊藉吟咏銷磨窮愁茫茫海內誰爲賞音後世要當有知子雲者辛卯正月八日同人集陳波草堂始得讀之附數語于簡端云

書飲食辨摘錄後

語曰病從口入故大易于頤象曰節飲食周禮膳食之

宜掌之于食醫所以治于未病也旣病矣則飲食益不可以不愼愼之得其道則飲食以輔湯藥而不以飲食奪湯藥之力即所治者易爲功葢湯藥者刑也飲食者禮也欲刑之措而不用則禮不可斯須去也鄱陽覃杏雲穆著飲食辨六卷采摭甚廣考証甚核洵有功于日用者病其枝葉過繁轉使閱者迷眩爲刪取其要庋懷中肘後時時取用焉

內府輿圖縮摹本跋

古之爲地圖者晉裴秀唐杜佑賈耽元朱思本最稱善

裴杜賈已無傳本世所推者朱耳而摹繪者往往失其方位不盡可據依也

國朝內府輿地圖揆中星以定方爲千古所未有金匱錢氏又縮爲小本尤便行篋然各省分圖閱者心神苦不相貫檢核每覺扞格而民間通行之一統圖又舛繆乖隔動成牴牾今別約

內府圖爲總圖計當原圖九之一似可適流覽矣夫所貴乎圖者貴其可以據今而核古也以今圖爲底本而以歷代地名遞加之其法起于世所傳之東坡指掌圖

而明王光啓閲史約書尤爲明晰特篇幅太窄塡寫旣不能容以致缺畧復跡于考訂亦恐轉滋疑誤此圖較光啓圖四倍有餘則塡注不若偪仄亦仿光啓圖以硃印之有志斯學者能于廿三史地名逐加詳求分其時代各以墨加注于今圖之上藉以訂約書之誤亦可省繪畫之工焉劃方依

內府圖準天度定理每度爲二格計每格縱橫各當地

上一百二十五里第

內府圖經度近極處漸狹今則界合均齊又

內府圖河源新疆等處乾隆時有改刊之本小有參差今皆以改刊本為準府州縣依圖悉載無遺盤江則從徐宏祖遊記以其源流易尋耳道光五年三月

書蕭景雲焦岡湖考後

鳳臺蕭生焦岡湖考甚詳省故備錄縣志中其所擬議尚有未盡然者其云湖水廣而口狹未能通利余嘗於放水時親按行之以水平度淮湖高下湖水高於閘外幾三尺而閘口出水處趣流不過四五寸蓋小口溝長五里餘又接中心溝三里餘始至湖心平漫處溝身既

長溝道又紆曲故水流迂緩其病在溝不能吸溜使水勢直注閘口若能使湖水駛抵閘口懸流三尺而下以水法度之湖雖廣不十日可涸故其不通利之故不在口狹也又云引水難行湖本低窪不引水亦無不可然大旱之年往往有湖底龜坼而淮水夏漲瀰漫遍灘者若有引水處便可放令滿溝卽行堵閉使岡上之地亦可以藉資挹灌有益無損也又云暵乾之年他地禾枯而湖苗倍收毋須引水以救此尤不然所謂湖苗或高粱豆菽諸旱種耳至於稻苗不能無水而收也湖底種

旱糧終爲非計遇數寸驟雨岡水下稼悉壞矣湖地雖下然雖有盛潦但外圩不破則湖心之水極深處不過二尺余於潦時屢以小舟親探之矣吾鄉圩田終年積水尺許宜禾而不能麥以地下水無可洩也今焦岡湖之地亦利於開水田耳秋冬洩水以種麥刈麥後引水灌之以種稻爲利乃大若可放而不可引則一涸之後止可種旱糧又畏驟雨成潦殊非計也其欲於燕湖故道築壩修閘以輔小口其言甚是而燕湖口土性沙劣工段又長施工頗苦不易且燕湖口以上所淤之田皆

成賫䧟距湖又遠欲挑熟田爲溝其勢恐不行民情難與慮始此閒人尤愛逸而惡勞苟且旦夕莫爲久計雖小引其端成之者或俟後人耳

題笛氏父子刲肱題詠卷後

有溺于水者其子入水而援之皆死焉有蹈于火者其子蹈火而出之父生而子死焉有罪至死者其子籲于上請以身代一得請焉一否焉是謂孝乎謂非孝乎曰皆孝也曰入水不必死者也蹈火無不死者也陷于法宜死者也其事不同其孝烏乎同曰同于不忍其父之

死也皆死者怨乎父生而子死者怨乎不得請者怨乎曰不怨也皆死所欲也身死而父得生尤所欲也不得請命也然則刲肉以療父疾者何以異于是曰肉非所以療疾也曰入水亦非所以拯溺也蹈火亦非所以救焚也代刑亦非所以赦罪也情廹焉而不暇轉計耳曰入水也蹈火也觸罪也猝然之遇也病而死人之常也處常自有道矣曰人之視之則常也孝子視之則變也孝子决不欲死其親也曰功令何以不旌曰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經也援經定律聖人聽人之自盡焉

耳已聖人戒毀然毀而死者未嘗絕不害其爲孝也且孝子之心何知有旌異旌而刲肉則固不足旌矣且是豈中庸之道乎曰曷爲其非中庸也吾于比干之被剖而知聖人必入水以拯親也吾于伊尹之放桐而知聖人必蹈火以救親也吾于周公之請以身代武王而知聖人于父母疾病而行禱無有不以身請代也夫至奇至變之事聖人義精仁熟行所無事而已不自知其奇且變也其發而中節同也人以其出于聖人則習而忘之以其出于衆人則駭而議之耳邵伯埭苗孝子刲肉

療母病而其子復刲肉療祖母病京口錢君旣爲之傳而一時名公卿及文學士爲歌詩以詠之者甚夥箴山劉君持其卷示予予所聞見鄉里戚黨間刲肉以療親者凡十許人雖有効有不効然其人皆恂愿坦直無矯飾其人皆未嘗以自聞于人往往事過已久而後知之聞之未嘗不心懔懔焉偶觸于苗君此卷遂泚濡言之云道光已丑七月識于豔陽書院

書費孝子傳後

天人相與之際密矣一氣之所呼吸無毫末間也古來

記孝子尋親事甚多皆如響斯應其事往往出思議外黃孝子又以髫年奮志于茫不知所向時得王叟指示之吾疑王叟非人也有憑焉者也兆洛曩在壽州行邑至僻落宿焉其民人爲言某孝子事云孝子生而父以歲凶出謀食遂不返孝子長母告之旣貧且促趾未嘗出里閈漠然無可爲計見其鄰有招魂者私念虛空可以神氣致乃于人靜後登野橋四面呼父半年後聞一面似有應聲益疾呼之又數月覺聲漸近久之若咫尺乃問曰吾爹耶爹安在聞應聲曰吾死矣循聲往骨可

得也明夕裹飯而往循聲行竟夜三四十里比曉而宿其夜復行三數日聲止不前比曉乃詢其里人言姓名狀貌僉曰是某也死四五年矣瘞某所因發而抱其骨以歸毋乃以孝子不返屬里中求之而孝子已負父骸至乃大駭羣稱孝子焉予嘗記其事授州中人合補載州志今久而忘其名姓矣古孝子之尋親者或因乎夢寐或得之故老或導于明神予以爲此皆孝子一人之氣充塞空際而天之氣乃假于夢寐故老明神以應之此至誠之所自爲也吾故疑王叟非人也乃至以幽明

隔絕之地通之以聲無間呼吸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金石且爲之開而況父子一體乎孝子名春榮浙之烏程人事詳傳子南歸浙業敎櫟遊諸侯間予至涇川過之與語甚契出傳相示故私志其所見者云

書蠏翁亡女小傳後

蠏翁喪其幼女小蘋而甚悲爲之小傳曰將垂諸家乘耶其稿示余曰願有言也予惟骨肉死喪之戚係于心體無問才否誰其不悲況明慧如小蘋乎況工愁善怨

如蝶翁乎莊生曰吾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并無形非徒無形而并無氣此以達遣悲者也自古慧而折者解之者必曰來從蕋珠去歸兜率此以安寬悲者也皆不足以開蝶翁吾聞之也有安仁之誄詞則金鹿澤蘭至今不死有退之之壙志則女挐至今不死有震川之壙志則如蘭二三至今不死有蝶翁之小傳則小紅將自今不死蝶翁之悲悲其死也自今且不死其又奚悲書以復于蝶翁其可伸眉一笑也

跋孫虔禮書景福殿賦

宋會開之跋此帖云用筆稽古有漢魏之風可謂妙會
又云見書譜眞蹟與此賦極相類似未然也書譜以傳
扳取神韻全法大王此賦以堅勁出淳古專追章草學
書譜者或姿媚涉俗學此賦則雄渾靜深自然神出古
異而流傳不廣亦自知之者稀西礀先生刻以津逮臨
池其鑒精矣道光十年六月

跋宋仁宗飛白書

飛白書相傳出于蔡邕見役人堊帚因以成字後有張
敬禮備盡其妙六朝人多能之而流傳絕少惟墨池堂

帖刻江南之人兮五字云衛夫人書亦莫知所本也唐
太宗善飛白時時寫以賜羣臣高宗書飛白各六字賜
侍臣皆見讚于詞宋之太宗亦賜李昉飛白書又爲趙
普書碑額爲蘇易簡書玉堂之署爲李至書秘閣字眞
宗乾興二年賜輔臣御飛白書人十軸仍刻石賜諸臣
而仁宗飛白尤爲妙筆殿榜碑額時時有作頒賜羣臣
尤不一而足至皇祐以後每重五節必賜飛白扇焉自
爾以降闕然無聞此題慶歷八年四月十八日盡亦仁
宗御筆也不知所賜何人誰爲勒右石雖刓敝而神明

尚存此法今已絕響藉此想見崖略亦好古者所有事矣桐城吳君康甫得之武林搨以見示請爲之記道光十五年十月廿八日記之于豐陽書院冬讀書齋

玉海云眞宗初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見飛白筆遂取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蓋飛白別自有筆也今筆工亦失其傳

跋邵文莊公書

邵文莊公贊陳謙齋早朝圖謙齋十四世孫竹溪得之錢君栴溪者余按謙齋不著明史撿秦小峴先生錫金

志宦望門云陳禮字允修建文二年歲貢歷官戶部郎中湖廣左布政使敭歷內外有經世才即謙齋炎華子宣松風小言稱公學問人品與邵文莊顧端文相伯仲則其人可知也竹溪爲余言家舊第在北市橋而後門則在北禪寺巷國初不戒于火改後門爲前門今所謂香場者乃後門址也公生洪武元年卒永樂十八年塟惠山娘娘廟前當被回祿時先世書籍及遺稿遺像俱燬道光十四年偶過訪錢梅溪見其案頭有此册亟問其所由來乃數年前得之姑蘇古玩肆中遺像尚在特

裘之取斷乃急買舟往追求之至問其人已死有一老婦云浙江藍師取去矣入海茫茫莫可踪跡幸尙留此爲子孫寶藏焉予閱有明一代書家大約不脫詖詭之習惟文莊力宗魯公方嚴有法度其氣骨丰稜有相肖者也竹溪名廷燮志學之士獲觀幸甚爰誌數語歸之

道光庚子五月朔

書方正學先生讀書箴後

正學先生之被難也有魏典史澤者匿先生幼子于笥中以出適外家陸氏時籍禁方甚不可留乃變姓名居

江陰缺方字之末筆而爲六幼子名朗避難時才四歲今十四傳矣六生賡九其裔也明史惟云先生有二子皆自經不云更有幼子六氏譜則云朗尚有兄曰德宗避松江更姓俞賡九屬書讀書箴因附著此

跋龔用圓遺札

欽定明史侯峒曾傳州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爲倡偕里人黃淳燿張錫眉龔用圓誓死固守城破皆死之錫眉用圓皆舉人用圓官秀水教諭横雲山人明史稿龔用圓天啟元年舉于鄉嘗爲秀水教諭與兄

用廣相師友及是並赴水死史稿以為龔而明史以為韙按明天啟元年應天鄉試錄亦作龔從史稿當得其實友人以此遺札見示欲入拙刻所見帖惜巳竣事不能復補謹識數語歸之

跋趙秋谷論書

是冊無撰書人姓名其前與中亦有缺佚或題為趙秋谷論書蓋以篇中稱趙文敏為吾家松雪知之耳徐㻛有跋云向見秋谷楊州芍藥詩筆意正如此云持論頗近談龍錄其論臨仿之法深得用筆之意可以益初學

特命仲孫錄而存之乙未閏月

陶雲汀中丞蜀輶日記書後

九能之士是說山川百家之流特重輿地述征撰行作者所由斐然也至於皇華原隰竝入諏諮誦訓刑方藉知謠俗魁能碩彥尤加意焉夫耳目所構皆關性靈語言所抒惟資神理而研詞者騁詭麗侈博者矜遠奧考據者逐細碎夸論者耽新奇騖于一途逼之則窒固才力之偏至實神明之寡要耳中丞公此書矩步前規作非剏始而奧窔自闢獨寓風裁通和味宜服之嗜欲苞

廣谷大川之氣勢宣政治弛張之所嘗究古今成敗之所原又探本禹跡疏通桑酈經生之所聚訟形家之所揣摩片言洞微萬結立解詞表纖旨經百思而愈深言中鴻律俟千載而不惑此豈與夫嚻聲鈎世者同日語哉性靈淪則覃思咸茹神理超則虛塵皆吐也然則公之所以經緯彝憲陶甄羣生因俗以成化開物而成務者畧可見于此綴學之徒窺美富而末由挹淵襟而覺潤其爲沾溉不亦多乎道光七年閏月

跋惲南田楷書杜詩

嘗見南田所書自爲華嚴經疏義小行楷書之凡四五十頁秀媚中具蒼勁氣當是其中年書文多脫佚不具首尾亦無署欵然望而知其爲南田書也此杜詩數百首乃是其少年書和婉密麗眞所謂金玉生潤者或以見示欣然識之丁酉臘八月

跋鄧完白眞書

完白眞書深于六朝人蓋以篆隸用筆之法行之姿媚中別饒古澤固非近今所有此屏是其未歿前數月所書後未署名或欲題記而未及耳令子傳密以貽予予

欲丐愼伯爲之跋以愼伯服膺完白有年庶幾發揮眞
切言之有當而愼伯不得見面比予刻此屏成而愼伯
已從宦江西益不可得見矣姑記于末幅以補完白自
署名焉道光丙申二月

跋方彥聞隸書

彥聞之爲學善變其爲駢體也初愛北江洪先生效齊
梁之體綺儁相逮矣已而曰此不足以盡筆勢則改爲
初唐人規格雄肆亦復逮之自以爲未成也其爲隸書
慕完白鄧先生爲之傳贊精心仿之既又以不能出完

白上思別出一奇變爲古瘦亦未成也此其學完自時所爲體勢逼肖而古俊之氣流溢毫端要能自成其家君樂爲人書有請輒與而家所留遺則甚尠令子元貞裝此藏之以爲世守豈可少哉觀其書神光湛湛欲奪人睛具此魄力而不得長命吁可詫也未見其止尼山所以三嘆于子淵也

跋邊景昭五鶴朝元圖

邊文進字景昭鐔縣之沙村人也精翎毛花果永樂間召至燕京授待詔與蔣子成趙廉之虎吾郡蔣子成之人

物稱爲禁中三絕圖繪寶鑑謂其宋元之後僅有斯人
庶幾非虛譽云爾

跋張懷白摹留犢圖

時苗留犢事具魏畧葢其令壽春時也予曩在壽州曾
訪求遺跡城西尚有時公祠其坊曰留犢坊其久而弗
譔可知矣此圖當是元人本神理具足懷白臨之彌見
生動此等故事最有益世教者人所以貴畫像也

跋祝京兆小草書杜詩卷

作書小楷難小草尤難楷以法勝草以神勝法可勉强

合神非絕跡無行地不能超脫八法之外游行九宮之中唐褚登善陰符經參以急就以楷法行之遂爲千古絕作其後無聞焉京兆大草深得右軍神理而時露傖氣小草則未之見此卷風骨開展頓宕純和行間茂密而丰致蕭遠所錄杜詩至四十餘首豈非希世之奇瞿君子雍藏此携以見示因識之丁酉七月也

重刊說文繫傳跋

道光丁酉之歲淳安先生祁公奉
命視學江蘇其駐節在江陰縣而兆洛適爲邑書院主

講以同館故得奉謁先生先生見即問小徐說文繫傳
行世者何本別有佳本否兆洛對以此時通行者惟歙
汪氏啟淑本訛陋不足憑現在蘇州汪氏有宋槧不全
本顧氏有影宋鈔足本皆佳先生立命往借之至即鳩
工梓之命兆洛爲之校理越一年刻成兆洛案二徐之
于說文功力並深才亦相逮宋人所以重繫傳者徒以
繫傳所附通論諸篇原本說文旁推交通致爲妍美而
通釋視大徐雖時出新意而不及大徐之淳確又其引
書似都不檢本文畧以意屬亦不若大徐之通敏惟見

弟祖述許氏垂規壘矩毋敢逾越實足發明叔重遺業訂正其所不及故學者推崇之不能偏廢也讀書之道莫先識字居今而欲求三代之遺舍許氏奚所適從哉學者不知師古向壁虛造焉烏莫辨惟稍窺許氏書庶幾足以救之昔朱竹均先生督學安徽病士子字蹟乖戾翻刻毛氏汲古閣本大徐說文解字以示之準今先生拳拳繫傳亦此意夫又先生時時稱朱子小學欲求善本刊之分賜多士使爲法守是皆爲學之本致治所先誠當務之急也故識其概以諗來者

汪氏字閬原候補道顧氏字澗蘋諸生已故其孫瑞清能世其業汪本人誇爲北宋本甚精雅可喜而按通論卷中脊字缺筆則亦是南宋本耳今刻款式依以爲式無者則以宋鈔本足之閬原所藏舊見澗蘋所借尚有通釋數卷今止借得部敘通論等共六卷復往借則堅拒不肯出矣鳫楷字者蘇州蔣芝生篆文則江陰承培元吳江吳汝庚校之者則河間苗夔江陰承培元夏灝吳江吳汝庚也

陶雲汀中丞撫吳詩跋

雲汀先生撫吳之四年輯蒞吳以來因事發詠之詩成三卷題曰撫吳艸兆洛受而讀之竊因公之詩窺公之心因詩中所紀諸實政知公之所設施及設施而未盡如其志者然後恍然于聖人之以詩設教固不在敷陳事實托意比興間也昌黎之論詩也曰有不得已者而後言不得已者人心世道之所係國家天下興廢之大端也是故六經皆憂患之書易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其在于書唐虞咨儆反覆于賡颺文武氷淵殷勤于卹禮嚴匪

倂春秋慮禍亂胥是物已至于詩之雅頌義主揚詡而念祖修德其懲毖患猶隨時隨地有戒心焉是故謂愁苦易好歡娛難工者特吟風弄月者之戔言而聖人詩教之旨則歡娛之中憂危自在也所謂不得已而後言也公來撫吳德洽于民功著于國謳頌載途無一身一家之私憂而有天下萬世之遠慮故發乎意矢乎音不期而洋溢流露焉洛才不足以經務學不足以知詩徒就管蠡所及稱心言之知公他日推福吳之心以福天下無不與雅頌同符也

跋汪桐生漢印偶存後

魚龍流符蓊雅品訓雲氣芝英而外尊罍鐘鼎之餘分繆篆於六爻備緬摹於八體用同揭璽功並書常學惟卯金是推甲觀權衡於事形聲意融會乎旁喜凡將氣躍冶而欲生刀解滕而猶舞天晝神鏤雲章虹薦實操觚之範先亦雕蟲之量奪非第麗龜蛇於鬼斧繡丹碧於土花藉敦古歡足資目悅已也桐生司馬金心內朗銅行不渝冒羅籀斯手別球礫逐逐未已鼎鼎聯頤官乎私乎合矣完矣下走心趨鍊冶得君宏我漢京竊循

弄印之心請問鑄人之道

常熟龎氏兩孝婦傳書後

嗚呼生死進退之際危乎微哉曾伯姬之逮于火也褒之者曰貞非之者曰女而不婦要未得伯姬之所以死與聖人録伯姬之微音深義也婦人之義以夫爲天伯姬之稱未亡人于茲三十餘年矣逮于火而傅保不至天命之矣可以死矣可以死而死從容殉夫于地下此夫婦之極則性命之全理而嫌微之明别必有待于聖人者也常熟龎氏姑婦之死于火也方火起姑犯之而

救栗主兩婦從而救姑遂併命焉夫庶人以寢爲廟災及其主則承祭之主婦不得不救姑救主則婦不得不救姑不得不救而竟即于死亦命也不能自必其命直行其心之不得不然與伯姬事不同而其中之浩然流行無所留滯者一也且夫人世區區得喪利害由中觀之未嘗不高且大而聖人之論仁必極之造次顛沛造次顛沛者死生之節也進死退生之際而不欺其天之謂仁故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仁者人也仁人之生理形壞而理全故曰所欲有甚于生

若伯姬之死自知其必死也麗氏姑婦之死不自知其必死也自知其死而安于死不自知其死而不忍不死惻隱之念貫于終始此之謂仁此之謂人也嗚呼倫紀之重名義之大有甚于麗氏姑婦之爲者矣予恐人之忽其事惟解悲哀其遇不究原其所以出此者故聊爲言之

岳武穆滿江紅詞跋尾

王以紹興四年七月屯鄂州十二月援廬州遂入覲赴潭州平楊么九月還軍鄂州六年二月移屯京西前後

在鄂不及一年金陀粹編不載此詞詳詞意當作于復
唐鄧信陽後始屯鄂州時謝跋云後尚附二東惜失之
矣

書鄧中齋跋文文山書後

惟恭趙文也所著有青山集其弟宗強字亦周以咸淳
十年甲戌禮部同奏名文以京庠補太學生具集中亡
室胡氏墓誌又曾秀峯建祠序曰始予與亦周從丞相
於延平也至小貧磯而病丞相閩帥遣吏迎予居數日
亦周竟死則此書中事也爲德祐元年乙亥其明年丙

兵入汀文與丞相相失歸故里入元選授南雄文學鄧光薦字中齋未入文山幕爲幕府英賢錄附刻文山集中此䟦所載諸人惟羅閒禮見于錄陸秀夫字君實所稱實翁當即秀夫帖藏無錫章孝廉程所

余忠宣書䟦尾

忠宣公以至正十三年副宣慰使守安慶屯田戰守安集流亡十五年度軍力有餘浚湟增埤表裏完固此云敝邑粗定當在此時子美陟山先生鄭玉也子美歙人絕意仕進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翰林待制賜御酒名幣

浮海徵之不起故有聘君之稱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子美自縊死此手跡在歙汪桐孫家

繆文貞書跋尾

此公被逮時途中寄其子者凡三千餘言節刻之野史多言楊大洪劾魏閹疏出文貞手此足以證其誣本吾友江陰徐尹先所藏以貽余未幾而尹先物化不及見此刻矣文安之方孫求諸人書皆文貞子孫所藏云被禍時被棄者多存者僅十一又爲子姓分散余假以入石并裝治成帙而歸之

盧湄隱先生書跋尾

前書當爲公在畿南按察使時攷明史公于崇禎三年進右參政兼副使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又明年進按察使六年山西流寇入畿輔據臨城之西山象昇擊卻之與總兵梁甫連敗賊此書葢其時也覩嵩者意即梁甫歟時公年三十三後與婦翁一書當是在湖廣巡撫時相距二年耳墨迹宜興人所藏予婦兄路申宣轉假之申宣舊有跋甚詳備今徧撿不得矣

附元暉先生書跋尾

東林黨人碑有陶朗先名而明史不著嘉興府志鄉賢傳載其事頗詳云採自方震孺所為傳惜此文已佚朗先字元暉其得禍同楊左諸公其死以天啟五年十月先於楊左秀水龔小坨以遺跡見示凡七札刻其二當時事勢畧可見矣惠松厓諸公所修蘇州府志云朗先吳江人嘉興籍

趙文毅公書跋尾

文毅公字汝師父廣東參議承謙贅於常熟故史以為常熟人其實公之宗族多在江陰也文毅與吾鄉吳子

道先生俱以劾江陵奪情受廷杖一時直聲振朝野後
復起用未久引退尋卒天啟初公贈文毅而不及予道
一時推恩之缺也史言公性剛負氣論議風發數書議
大臣則范蔚宗所謂嚴正氣性覆折而已焉有詗圖委
曲可以毋其生哉又史以為裁量執政日與枝拄自是
朋黨之禍益熾此書所言約略見之然試問公所裁量
者一人之私乎天下之公乎千古之論乎一時之訐乎
不知衡量天下之是非而欲以漫無是非者緘天下之
口此君聽之不聰而執政大臣之營私自利借此嫋哉

然也而論者動舉一二敢言之士以爲朋黨所自開豈不惑哉公九世孫允懷字闇鄉奉此卷示予亟爲刻而傳之公子孫科第蟬聯忝清耿能繼志史載其爲庶子與進士袁黃商榷東南財賦數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申時行王錫爵以爲吳人不當言吳事調旨切責寢不行不知此藁尚有存者否此今日之所當講求也方俟刻成遺書問闇鄉索之乃此刻未成而闇鄉訃至矣能不泣然

養一齋文集卷第七